

今日新疆

许德珩



前 言

司马义·艾买提

祖国大西北的新疆，是一块幅员辽阔、物产丰富、亟待开发的宝地。历史上著名的“丝绸之路”横穿天山南北，连接着欧亚非大陆，使新疆由此成为举世瞩目之地。境内众多的兄弟民族，更是花团锦簇，组成了祖国民族大花园中最艳丽的花圃之一。

自古边关多壮美，今日新疆更多姿。在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之际，新疆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《今日新疆》征文活动，并将获奖作品汇编成书。同时，他们还将新疆各兄弟民族简况、新疆主要物产资源及部分企业状况也收录在这本书里。这是一件好事。这对于帮助广大渴望知道新疆的读者更多地了解新疆、认识新疆，无疑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。

自治区成立三十年来各条战线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。与之相比，书中选收的征文作品，只不过记录了其中的一鳞半爪。但它们都是作者耳闻目睹的事实，充满了作者的真情实感，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新疆发展变化的脉搏，展望新疆的未来。

现在，党中央已经把开发建设新疆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，一个大规模开发建设新疆的热潮即将兴起。我完全相信，待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、五十周年之际，各族人民必将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，抒写出更加光辉灿烂的新篇章。

光辉的新疆

——为《今日新疆》而作

铁木尔·达瓦买提

新疆，新疆，我可爱的家乡，
你是个物产丰富的地方
瓜儿甜，葡萄香，
遍地是宝藏。

新疆，新疆，我美丽的家乡，
你是个景色迷人的地方。
草儿青，牛羊壮，
绿色的草原多宽广。

新疆，新疆，我幸福的家乡，
你是各民族大团结的地方，
手拉手，肩并肩，
齐心协力建设社会主义新新疆。

新疆，新疆，我富饶的家乡，
你是大有作为的地方，
勇改革，勤开创，
未来的前景更辉煌。

一九八五年于乌鲁木齐

（苏天虎译）

目 录

(按播出时间为序)

一 等 奖

塔里木人喝上了甜水·····	吕凤智 (3)
啊,雨中的石化城·····	赵世骞 (7)
七角井的春天·····	袁兴夏 (10)
古城蹄声·····	陈 平 (13)
啊,军垦第一犁·····	闵长庆 (15)

二 等 奖

石城一条街·····	王 瑛 (19)
天山脚下的明星·····	周 斌 (22)
月光湖·····	吴连增 (25)
三比五千与千万·····	景梦陵 (29)
戈壁滩上的“海市蜃楼”·····	李现国 (32)
沉沉一线穿南北·····	杨 亮 (35)
龟兹龙池纪行·····	邓本金 (38)
我的故乡阿克陶·····	热夏提吐尔地 (41)
甘沟山,翠绿的山·····	郭生才、张宏恩 (43)
砾石开花颂·····	陈中祥 (47)
交河故城的黄昏·····	萧 涅 (51)
三游四十里腰站子·····	郭清海 (54)

三 等 奖

赛里木情趣·····	刘克勤 (57)
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人民广场——边疆建设的缩影·····	马少新 (61)
七泉湖夜晚的灯光·····	卢正华 (64)
哈图山下黄金城·····	宋建中、安琼伟 (67)
重访山城·····	许克义 (69)
家乡新貌·····	李玉华 (72)
戈壁新镇——雅满苏·····	毕清毅 (74)
边塞小城旱冰场·····	刘 鸿 (77)
萨尔达腊山下的古丽·····	康良润 (79)
兴建中的新疆毛纺厂·····	王水官 (81)
“多频道”的生活·····	王勇刚 (84)
戈壁明珠·····	李晓青 (86)
喀什河啊，流着我绿色的憧憬·····	孙云峰 (91)
塔什库尔干今昔·····	辛 名 (96)
探亲小记·····	解瑞山 (100)
附录（一）美丽的新疆 富饶的宝地·····	(102)
附录（二）新疆兄弟民族简介·····	(115)
附录（三）新疆部分企业介绍·····	(135)
附录（四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区划简表·····	(154)
后记	

塔里木人喝上了“甜”水

吕凤智

老场长：

您好！原谅我这么久才给您回信，因为我外出学习了一个多月，刚回来。您一定等急了吧？如果我现在站在您面前，您一定又要扯着我的耳朵吼：“书生，快点哟！”好多年没让您扯着耳朵吼了，现在想起来耳根子还热乎乎的，好象又听到了您的声音……

老场长，您在信中问我：这些年塔里木变化最大的是什么？我很难一下子回答您，这里变化太多、太大了。山变、水变、人变、农场在变，塔里木再也不是您当年带领垦荒队住地窝子、喝苦水、眼望戈壁脚蹬沙的模样了，再没有您离开时向国家要粮吃，要钱花的窘态了。这里象您的家乡和全国一样，随着党的经济政策的落实，生产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家庭农场、牧场、专业户蓬勃发展。不说别的吧，光是去年的棉花产量，就比您走时提高了二十倍。

农场建设逐步向城镇化发展，各种服务部、商店和体育文化等设施不断增加，街上经常可以看见往来穿梭的轻骑摩托。塔里木建起了电视差转台，每个连队都安上了电视机，很多职工家里都有彩色电视机，这在当年您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吧？现在，各家都有自留地，家庭种植、养殖业不断发展。有的职工年收入在三四千元。在这里最热闹的要数农贸市场了。从吃的、用的，到各种手工业品，应有尽有，街上的人总是喜气洋洋的。

这些变化，如果不是身临其境，您的感受也许不会那么深。在塔里木，我想您一辈子也不会忘掉一件事，那就是塔里木的水。凡是到过塔里木的人，都会为塔里木秀丽风光和富饶的物产赞不绝口，尤其是那粒如珍珠，香喷喷的米饭和那肉厚、香嫩的塔里木鱼更让人神往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塔里木人吃的水。

如果在夏秋之际，渠道里有河水，瓜果也多，喝水问题还不太大。最难过的是冬天和春天，水库停止供水，那含盐、碱、硝量较高的地下水又苦又涩，不习惯的人吃上一天准会闹肚子。

老场长，您还记得那年有个文工团到咱们团场演出的事吗？人家原计划呆三天，您安排了他们的住处，准备了舞台，可是人家只在团部演了几个节目，就连夜“收兵”了。原因是塔里木的水啊，全体演员有一大半闹肚子。望着汽车远去腾起的尘烟，您嘟囔着：“都是些少爷、小姐！”好象人家不喜欢您的苦水，就是不喜欢您的塔里木一样。当时我没有言语，只是笑了笑，因为我想起了您从学校把我们这批农专生接到塔里木时的情景：您专门召开了欢迎会。会上您给我们谈了塔里木的美丽、富饶，介绍了前辈拓荒者的伟绩，描绘了塔里木的发展远景。我们十几个人个个听得入了迷。可是当您挨个给我们斟上茶，让我们以茶代酒共祝团场未来的时候，我们谁也咽不下您这“苦酒”，全都吐在了地上。您当时很尴尬，抱歉地说：“塔里木什么都好，就是地下水差点。”稍停了片刻，您郑重地对我们说：“吃水问题会很快解决的，我们正在想办法。”转而您又缓和了一下语气，微笑着说：“先喝上一段苦水对你们有好处，它会把你们的身体、意志磨炼得更结实、更坚强些。你们要在塔里木干一番事业，首先要过好生活这一关。嘿嘿，不一定所有的人都能过好这一关哩。有的人可能会‘飞’，我希望你们都做‘永久牌’，而不要做‘飞鸽牌’。”

多少年过去了，您的话仍然在我耳边回响。虽然事实如您料想的那样，有的人过不了生活关，当了“飞鸽牌”。但我们中

间的大部分人都象沙漠中的红柳那样，适应了塔里木的生活，扎下了理想的根。我虽然看不起那些“飞鸽牌”的人，但看到他们那茶饭难咽的样子，心里实在难受，倒是希望他们不如早一点离开。

那些年，上级机关下来办事的人，不也是三天公事一天完吗？早一分钟离开塔里木好象就躲开了“望乡台”。那年头外面流传着一句话：“宁把牢房住，不进塔里木。”您听了这话，气得扯着我的耳朵吼起来：“书生，我要把塔里木建成人间的天堂。把这里的水变得象哈密瓜汁一样甘甜。到那时候，他们就是一步磕三个头来塔里木，我也不要。”

话是这么说了，可是当时的政策、条件是不允许我们有所作为的，它捆住了我们的手脚，虽然想尽办法，吃水问题还是没能解决。在欢送您光荣离休的那一天，我双手仍然捧着塔里木苦水熬的茶。您接过茶杯，激动得两手发抖，两行热泪顺着被风沙吹皱的面颊滚落下来，滴进了茶杯。您哽咽着说：“我对不起团场的同志们，对不起党的信任，我没能把塔里木的水改变过来，还让你们喝着苦水……”大家沉默了，我只觉得鼻子发酸。突然，您浑浊的眼睛一亮，声音高昂起来：“没关系，我未完成的事业还有你们，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总有一天会喝上‘甜’水的。”您若有所思静默了片刻，继而又神情庄重地对在场的人说：“我也许是最后一次喝塔里木的苦水了，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塔里木，不会忘记和我一起喝过苦水的同志们。”您带着负疚的心情，喝下了塔里木的最后一杯苦水。

时过境迁，塔里木人喝上甜水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。这几年来，塔里木的卅一、卅二、卅三、卅四、卅五团场，在上级党委的关怀下，不但修建了水库，打了机井，并且安上了咸水淡化装置。一台咸水淡化装置每天淡化咸水几十吨，经过化验，淡化后的水含盐量为千分之三以下，达到了食用标准。

正式放水的那一天，人们欢天喜地，水房外面排着长长的

接水的队伍。当那清澈、洁白的水花喷出水房的时候，我的心啊，也随着奔腾起来。我想起了同您一起住地窝子·喝苦水的老一代拓荒者，想起了我们走过的艰难的道路……眼前的一切如果不是“三中全会”以来党中央的英明决策，哪有可能啊！

我品尝了一口淡化水，它是那样的清澈、甘甜、沁人心脾。兴许是长期饮用苦水的缘故吧，猛地喝到正常的水，反觉得缺少了什么味道。

老场长，您们老一代能把塔里木开发出来，我们这一代就一定能够把它建设好，我们的下一代一定会把它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，让我用一杯塔里木的“甜”水当酒，共祝塔里木人幸福、长乐吧。

祝您身体健康！

您的学生——建疆

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五日写于塔里木

啊！雨中的石化城

赵世嵩

我早就想到乌鲁木齐石油化工厂参观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。今年五月初的一天，应文联的约请，到石化采访，十分欣喜。可是天公偏偏不作美，在乌鲁木齐的时候，还是风清云淡，艳阳当空，然而乘车到了石化城的时候，却是云雾翻飞，春雨淅沥了。

当我走出招待所，远眺厂区的时候，一下子被这十里化工城的雨中奇景迷住了。也许，常年生活在这儿的人们，对于这种景色习以为常，变得淡漠了。而我这个“异乡”人，反而能够体味出这雨中石化城的神采风韵。你看，雨濛濛，雾濛濛，远山、近树、楼房、烟囱……一切全在朦胧之中。透过雨幕，那油塔和树木仿佛变成了博格达山峰下的哈萨克族姑娘，美丽的脸庞上蒙上了一层迷人的轻纱，你想看她，却又看不清她的脸庞；你不再看她，她却撩起面纱的一角，给你一个妩媚的微笑。雨住了，剩下的是雾。云在飞，雾在滚，经过雨水的冲洗，塔群泛着粼粼的银光。那壮观的景象，如同琼阁仙境，或是沙漠深处的海市蜃楼。

我骑着自行车，沿着大庆路向东驶去。一条四十多米宽，三千多米长的平坦光滑的水泥马路就象一匹银色的绸缎向前甩去。路旁崭新的楼群如同五线谱上一连串的高音符号一样向前延伸，奏着亢奋的时代乐章。在姹紫嫣红、鹅黄玉白的花圃簇拥下，一座座塔式结构的五层公寓婷婷玉立在马路两旁。俱乐部、银行、外

宾馆、商场、新华书店和正在施工的少年宫等建筑散布其间，错落有致，井然有序。

厂区大道两旁和车间前绿化草地上，轻飘漫舞的柳丝，一束一束，飘飘洒洒，分外柔媚，就象炼油姑娘们刚刚洗过的秀发。柳丝下翠绿的草尖上水珠晶莹透亮，映出小草的绿意。

再往东去，扑入眼帘的是直插云霄、闪着银光、傲然挺立的炼油塔、反应塔。这就是新疆最大的、年炼油能力一百五十万吨的炼油厂和全国重点工程之一——年产三十万吨合成氨和五十二万吨尿素的大化肥厂。化肥厂全部采用最新的技术和设备，预计年利润将突破一亿五千万万元，从而使自治区的财经收入成倍增长。

然而，十年前，这里还是戈壁连着戈壁的近代著名战场。一百多年前，清代爱国将领左宗棠抬着棺材进疆，指挥部下在这里同帝国主义分子阿古柏进行了一场决战，终于平息了叛乱，挫败了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，捍卫了祖国的领土和统一。一九七五年，一支由十多个民族组成的万人建设大军挺进荒原，惊跑了嗥叫的狼群和哀鸣的黄羊，挥动砍土曼，砍掉梭梭和红柳，在荒原上修路、建房，引进世界上第一流的技术和设备……使一座现代化的石油城，在荒原上奇迹般地拔地而起。

远处，隆隆作响的打桩机和着春雨的步伐在轰响，一批新的高大厂房又在奠基。大庆北路上一座规模更加宏巨的聚乙烯工程已经列为建设项目，乙烯工程也正在规划……未来的石化城，不仅关系着天山南北的农业腾飞翻番，而且还可以为西北各省提供更多的衣料，会把各族人民生活装扮得更加绚丽多姿。啊！石化城，你是开发大西北的一座宏伟基地。在这里，我触摸到了中华腾飞的时代脉搏。

是啊，石化城的生活就象绚丽的彩霞在蒸腾，它吸引了无数颗年轻而又灼热的心。石化工地上两万多名建设者中百分之七十是青年人。在这里工作，要操作现代化的设备，掌握最新

的技术，要求必须达到高中毕业以上的文化水平。有才能的青年通过考试不断被录用，被重用，激励着更多的年轻人努力地学习。是的，这里有公园，有水榭，有假山，有雕塑，有游泳池，有旱冰场。但在这里，更引人注目的是那幢宏伟的教育中心大楼。这里的职工业大补习班每天晚上云集着成千的年轻人，当街灯刚亮的时候，自行车的洪流就向这里涌来，成为一股定时涨落的潮流。这股潮流充满了青春的活力，是石化又一支奋发向上的歌。

我在职工学习班里见到了在这里讲课的工程师石扶忠同志。他是一九六五年化工专业的本科毕业生，也是石化城的第一批建设者。十年前，他从独山子炼油厂来到这里，领导着科技人员筹建了炼油厂和化肥厂的化验室，完成了多项技术革新。一九七九年，他设计的炼油粘度自动化分析仪获得科技攻关奖。他对我说：“新疆石油化工厂的设备是世界第一流的，要充分发挥它的效益，就需要有文化、有技术的新一代工人去掌握它。”

章建忠，这位二十五岁的英俊小伙是电视台的播音员，也是唱得不错的男高音歌手，他用日语唱的《北国之春》，获得在这里工作的日本专家的赞赏。这样一个小伙子，追求他的姑娘当然不少了。但他的业余时间却没有花在谈情说爱上，而是花在职大学习班和图书馆里。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，他腼腆地笑着说：“在这里工作，没有文化，总有一天要掉队的。等毕业了，再考虑个人问题也不迟嘛。”

是啊，这里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都渴求着知识，追求着未来。就象这大地渴求着春雨，追求着贡献。

石化城，年轻的城。它充溢着年轻人一样的朝气，迈动着年轻人一样的步伐。

云在飞，雾在翻，雨，又下了。雨水轻轻地流泻着，顺着我的脸颊，流进我的心田。我仿佛觉得，十里石化城雨中、雾中的诗情画景，似乎在向我们呼唤着什么，又让我们思索着什么……

七角井的春天

袁兴夏

五月，正是塞外春光明媚的时候，我访问了七角井。

对于七角井这个地名，很多人可能会感到陌生。有人称七角井是“哈密西伯利亚”。当地流传的一首歌谣这样描述它：

“天上无飞鸟，地上不长草，风吹石头跑。”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七角井的过去。可是现在呢？现在的七角井是什么模样了呢？

我们乘火车从哈密沿兰新铁路西行，过了柳树泉，一路上尽是干旱的沟谷和荒凉的大戈壁。我的心都有点凉了。然而，没有想到，在离七角井镇四十公里的十三间房下了火车之后，荷，眼前到处都是从七角井运来的堆如小山的湖盐、硫化碱和印有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字样的出口元明粉：从七角井开来的运货大卡车，排成长龙在等待卸车。装卸工人们不停地把包装好的湖盐、硫化碱、元明粉卸下汽车，又迅速搬上火车。嘿，这里简直就象一座繁忙的陆路港口！从十三间房车站我又换乘了驶往七角井镇的轿子车，在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上，几分钟就能碰到一辆运盐的汽车飞驰而过。啊，才到七角井的大门口，我就好象已经听到了七角井前进的脚步声……

轿子车行驶在茫茫无际的旷野上。突然在前方天边出现了一道道黑色的树林。这里有林带？！可能是大漠的幻景——海市蜃楼吧？同车的人告诉我，那就是不久前才正式宣告成立的七角井镇。下车后，只见傍山而建的新城到处都是树，都是花，而商店、学校、医院、浴池、旅馆、饭店、邮电局、电影院，以

及居民房舍全都掩映在花丛树影间，还有那向我们炫耀现代文明的电视转播塔，直插蓝天。谁能相信，1962年这里还是一片茫茫的盐碱滩，而今却成了有六千多居民的戈壁新镇。这简直好似《一千零一夜》里的神话。然而，这一切毕竟是事实啊！

踏着机器的轰鸣和人声喧哗交织成的节拍，穿过林荫大道，我们来到哈密地区七角井盐化总厂。总厂的领导同志告诉我们，七角井盐湖具有发展盐化工业的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。在四十平方公里的矿区里，食盐、芒硝的储量都很大，还有氯化物型晶间卤水矿床。这里的湖盐，色味纯正，原始质量胜过四川的井盐、河北的海盐；而芒硝既能提炼化工原料硫化碱，又能炼制元明粉。自1962年建厂以来，这个厂已经向国家上交税利约三亿元，这么好的经济效益不仅在自治区是少有的，而且在全国也是少见的！

当我们驱车来到七角井盆地的盐区时，只见盐的山、盐的路，一切都是盐。那绿莹莹的储水池，黄澄澄的卤水池，白晶晶的结晶池，在阳光下映射出不同的色彩，使人仿佛走进了“玻璃世界”。在盐化总厂三分厂，我们参观了自治区重点科研项目——卤水摊晒食盐的盐池。只见一池绿莹莹的卤水，清波荡漾，池边堆满一座座小山似的、雪一般洁白的食盐。陪同的工程师告诉我：“卤水摊晒食盐”和“室内模拟自然提钾试验”，经过盐化总厂科技人员四年来的艰苦攻关，已经获得了成功，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，获得了自治区科技成果三等奖。

离开采盐作业区，我们仿佛隐隐约约地听到了一阵轰隆隆的响声。陪同的工程师解释说，这是采硝工人在炮轰深埋地下的坚硬芒硝。据勘测，七角井盐湖的盐层以下，尽是芒硝，最厚处达八米多。用这里的芒硝炼制成的元明粉，畅销全国二十多个省、市、自治区，并且在今年春天第一次进入了国际市场。谈着谈着，我们便来到了一派繁忙的采硝工地，那大显神威的芒硝挖掘机把工人们从笨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。工人们

笑逐颜开地说，这是改革的结果呀！

在七角井我们还了解到一个新鲜事，七角井的居民吃到了当地产的鲜鱼。内陆水域养鱼全靠淡水，怎么盐湖一带也能养鱼？我们兴趣十足地参观了盐湖岸边的一座座水库。原来这些水库都是为了保证湖盐生产用水而修建的，用来养鱼是综合利用，同时还改变了自然环境。真是一举数得呀！

从七角井镇到七角井乡，从盐化总厂到各个分厂，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能看到一座座新的建筑，一幢幢新的房舍，如雨后天春笋，拔地而起。而公园、马路、冷库、知识分子住房、职工俱乐部等等正在紧张地兴建之中，真是一片兴旺！

啊，古老的七角井，在这飞跃的时代，你再不是往日荒凉、贫瘠的模样，你正展开改革的翅膀，以日新月异的面貌，装点着祖国边陲明媚的春天！

古城蹄声

陈 平

大海的儿子，终生难忘澎湃的潮声；深山的人们，也总是会想起杜鹃啼血和大谷松涛；而我，自幼在丝绸之路上的明珠——喀什长大，心头时时萦绕着故乡的蹄声……

我住在临街小楼，楼下是蔬菜水果市场。每天天快亮的时候，一阵急雨般的“得、得”声踏破青春的梦，敲打着我的心田。我常常怀着孩子般的好奇心，一跃而起，披衣临窗。那银白的灯光下，一头头轻足疾驰的小毛驴潮水般涌过来，真如千百位鼓手意气昂扬地在敲鼓。

春天，那蹄声带来鲜嫩的韭菜、香菜。这几年，维吾尔族农民大搞塑料薄膜温室，春寒料峭，却早上市了带有冰凌的韭菜。

夏天，蹄声中摆开满街杏子，金黄灿灿。蹲在杏堆边，莫问价钱，拣一枚大的杏，轻咬个口子，用力一吸，蜜似的杏汁甜透心肺，吃完数数杏核，几毛钱吃个饱。羞怯的维吾尔小姑娘拎来一筐筐桑椹，白如玉，香袭人，买一筐吗？便宜得很！

金秋时节，蹄声最密最急，彻夜不绝，中间夹杂着维吾尔农民粗犷浑厚的歌声。听不懂歌词不要紧，那丰收的喜悦之情已经表达得十分鲜明。到街头去看看，甜瓜西瓜堆积如山。大白桃熟透了，剥开皮儿，露出雪白的肉。尝尝有名的无花果吧，嫩黄的果实象个小饼，咬一口，那股清香久久不散。

冬雪的早晨，那蹄声缓慢、清亮，象幽林古刹的钟声在寥寂的空中扩散。这时的街头最富于边城情趣：火红的石榴偷偷

从麻袋下露出羞红的脸；成串的葡萄冻紫了，头靠头，脸靠脸地攒成一堆儿；吃一片冰甜诱人的哈密瓜吧，不要怕冷，旁边有暖人的火炉。“早穿皮袄午穿纱，围着火炉吃西瓜”，这才是道地的西域风味呢！

那古城蹄声使我对小毛驴产生了深切的感情。张骞通西域以后，毛驴开始进入关内。到了唐代，驴已经成为中原主要役畜之一。李白、杜甫都曾骑驴作诗，别有风度。

驴的长处很多，忍辱负重，不需精料，步幅小而敏捷，羊肠小道往来自如。它背有褐线，肩有虎纹，耳如劈竹，唇吻雪白，这副神态常常激起画家的丹青之兴。著名国画家黄胄为日本天皇裕仁画了一幅十三米长卷《百驴图》，被日本文化界视为珍宝。黄胄为画驴还专程到喀什来写生呢！

随着农村的巨大变化，农贸市场一年比一年兴旺，蹄声一年比一年紧密，在蹄声中又响起了高亢的摩托声。到街头去看看吧，小毛驴的唇吻紧接着“铃木”、“幸福”、“佳瓦”闪光的车体，在堆积如山的水果、蔬菜中安闲自得，似乎因为自己在四化建设中也出了力而心满意足。